

清吳且園著

百
哀
詩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清吳且園著

百哀詩

雲玉碎金集刊

⑨〇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編印零玉碎金集刊叙

本人早歲卽有愛書之癖，稍長則喜搜藏，惜半為抗日戰爭中散佚，另半數較精者，又為大陸變色時亦被所焚盡。隻身來台，追懷無已。乃從事印刷出版事業，迄今約二十年矣。雖出書萬餘冊，未敢言富，聊酬宿志爾！

近數年來，每將所蒐而未印之小書；在風晨雨夕中，與同好斯文之士，或煮酒、或品茗共賞，殊多佳趣！友人屢勸將此類世所鮮見之奇聞逸話，付梓流通。予迺敬諾之，定名為「零玉碎金集刊」。

此集刊每一集出書三十種，平裝三十二開本；其內容包涵歷代名人筆記小說，前代人物秘聞佚事，掌故叢談，清新小品，邊疆之奇風異俗，海外之妙事珍聞；兼收並蓄，網羅無遺。至於每集每種書之詳細內容及其特色，均在各集發刊前介紹，敬希雅人君子提供絕版好書，俾此集刊一集比一集更為豐厚完備，得以廣為流傳，則幸甚矣。

吳且園先生

百哀誄

晉江陳綦
署鼎

显園先生遺像



百哀詩序

瀏陽李運祺撰

詩歌之作匪直組織聲律調和唇吻而已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夫在心爲志者發言爲詩聖賢用此攄寫性情扶植世道務使人心公理不沒於天壤之間以辨邪貞而揶拄夫綱常以彰善惡而濯沐夫風俗以揭奸忠而模型於事功以稽利弊而影響於政治是故先王之世適人近焉太師採焉殫觀美刺垂爲法戒詩三百篇大抵皆仁人君子撫時感事存直道之公以正人心而興起者也當成周之隆世有哲

王忠厚啓基肅雍布化緝熙上理致治太平時則有
若周公旦召公奭等江漢宣風郛岐述俗詠世德之
駿烈陳王業之艱難揄揚盛美形容成功彬彬乎治
世之音鋪鴻藻而景鑠矣及其衰也政變於上民勞
於下蝸蟴肆虐螽賊內訌繁霜有憂雨無其極於是
召伯凡伯家父芮良夫譚大夫之徒與夫邶鄘曹檜
列國之賢陳古以刺時政訛心以究王訕咨嗟板蕩
歔歔瞻卬匪風弔其揭發下泉流其愴歎憂國之忱
抑何瘁乎嗣是而作者乃有靈均湘纍之韻仲宣七

哀之音安仁關中之篇杜陵北征之作次山春陵之行方之風雅其致一也夫昏之異明也憂之殊樂也其所感之聲則亦有噍殺而無暉緩世衰道微徒使賢人憂歎雖極苦口呻吟曾何補於當時之變然而社稷有奉國家無傾或猶得延其緒於數十百年惡知夫國之不亡由夫人心之不亡也人心之不亡由夫詩之不亡也詩不亡而人心存焉嗚呼此百哀詩之所由作與百哀詩者我師晉江吳公痛庚子之難悲愁憂憤而有是作也初政府諸公奮發爲雄欲張

國勢遂有驅除外侮之志然以謀之不臧信非所杖
暴動而輕卒召鉅禍夫不練習武備而專恃邪術謂
可禦敵未之前聞是時我師方職詞館深愴國危亟
草諫章冀回天聽而當路執迷言者輒拒不納慮激
之則益加厲是以欲上其書而未果無何聯軍至官
兵潰拳民走京師擾六飛蒙塵百官離次烽火連天
干戈滿地羶腥羸於城闕狼煙徧乎郊遂傷心慘目
哀可言哉幸而宸衷獨斷列邦轉圜翠華旋反日月
重光斯則禍亂之來適所以啓聖明之運者乎雖然

多難固足以興邦而諱恥亦所以亡國中國之病往往寇至而言和敵去而忘戰苟安無事則不復顧念夙昔恥辱幕燕釜魚罔知懲愆夫惟無悲歌歎息之吟日提其耳而振作之也且夫聽鴟鵂瘖口之音而思周亂之所以弭感無衣同仇之賦而識秦俗之所由強振國之要其樞在詩近時東西文明各國曷嘗不經創鉅痛深以奮起進步其遇喪師失地輒播爲詩歌記念國恥傳之學堂宣之社會以激發全國公憤卒復強仇爲世界雄詩之風化天下而効力於國

家也如是然則百哀之作其以感奮人心而爲今日
警世之鐸者義烏可以已乎距庚子之有七年運祺
從師於吉林提學署始受其詩而讀之亶觀夫禍敗
之原因流離之狀況宮庭之憂辱人民之慘傷其事
覈以實其言切以直其音悽以愴其情怨以誹其忠
君愛國之誠尤痛哭流涕而無窮太息讀之使人毅
然而有不共戴天之憤故曰詩可以興者良以此也
嗟夫我師之爲是作是卽召伯凡伯家父諸人之誦
也而在今維新時代所恃以鼓舞人羣激勵國民則

益宜以哀時之音響起變俗之精神書曰若藥不瞑
眩厥疾弗瘳百哀詩者其人心之救藥也哉謹叙其
旨於簡端以諗天下之讀是詩者

百哀詩序

長沙易象撰

肅堂先生以丙午視學吉林其時去庚子之變纔七年耳當拳匪構禍之始特一二無業小民萌蘖其間爲曲突徙薪計一捕役事不足煩大吏卒至一轉瞬間而聯軍入京兩宮西幸幾釀成巨患而不可收拾一時聞素衣將敝豆粥難求之詔販夫牧豎駟僮庸愚亦且慙焉心傷不能自止其在士夫詎必無臥薪嘗膽泣血枕戈慨然以天下事自任者乎曾幾何時而部塲依然射鉤尙在與之談七月二十一日事能

鑿然言之者蓋已渺矣象伏處敝廬日隨侍於父兄
師長之側平居足跡不出百里自傷孤陋未嘗一與
當世賢士大夫遊得上下縱橫指陳得失一聞天下
利病而蒿目神州寸心輒鬱鬱如有所觸乃投袂走
京師卒卒經年一無所遇惟二三同學少年或時相
告語曰今日莊嚴雄壯之都城是嘗狐兔之與居麋
鹿之與遊也心竊傷之不旬日聞俄日協約已有成
議某復從容告語曰今環球所屬目者非東三省耶
子曷一往遊乎今天下無事則已有則將無乾淨土

以托子之足也象服其言而重悲其意乃出榆關渡
遼水間關氛祲經日俄戰地而達吉林至則見危城
半壁松江帶其南而臨城之西北諸山壁壘巋然危
旌矗立轟然一聲而全城之生命在其掌握者則俄
人所據之北山礮壘也今則亦穆然徒見山高而水
清矣風塵僕僕東驟西馳俯仰古今徒增激刺而卒
卒無所遇則一如曩昔越戊申乃得見知於先生先
生不以象謏陋不學引而見之且進而教之益得親
其言論丰采俾子由不以未見歐陽公爲恨意良得

也竊不自揆方欲一泛滄溟迫扶桑三島縱覽其山川人物風俗嫩惡歸而悉質之先生而先生忽奉詔入都亦既行有日矣先生文章道德方駕廬陵而宏獎後進之心求之今日少此高風生平著作等身象以從遊日淺恨未及卒讀得讀者惟百哀詩一卷篇中紀庚子變亂始末綦詳於朝野上下利病得失推見至隱殆無遺事雖百世下讀之而先生一吟一飯不忘君父之意猶歷歷在目世嘗稱杜工部爲詩史而雪苑侯氏亦謂少陵生李唐肅代之間逃秦避蜀